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我正在国外探亲，得悉严文井百年诞辰纪念会10月19日即将在京举行，情不自禁地想写点什么，以表达我对这位充满睿智、幽默的老领导怀念、感激之情。

文井同志是久负盛名的儿童文学家、散文家，也是一位享誉文坛的编辑出版家、文学组织家。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有幸结识这位文学前辈，他是我跨进作协门槛后的第一个上级。1952年文艺整风后，中宣部为加强全国文联的工作，指派文井同志到文联代理秘书长。他和邵荃麟、冯雪峰、沙汀等同志一起，最早投入改组全国文联、筹建中国作协的工作。他称得上是作协一个元老级别的人物。

我的引路人

——纪念严文井

我是1952年初冬时节跟随文井同志同时跨进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联大门的。在文井麾下，参与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组织在京部分作家、批评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等活动，经历了筹备二次文代会、改组文联为作协的全过程。文井的言传身教，让我学习了文学组织工作的ABC，也培养起我心甘情愿跑龙套、乐于为作家服务、为繁荣文学服务的精神。我能坚守文学组织工作岗位几十个春秋，不能不由衷感激启蒙老师严文井当年给我上的入门课。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文井同志也是引领我向儿童文学靠拢、停泊的引路人。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创作的《南南和胡子伯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小溪流的歌》《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等，都是我爱不释手的读物，激起了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和热情。他那“要拥有孩子一样的眼睛、心灵和幻想”、“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和美”、“童话是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等观点、主张，也成了我后来从事儿童文学评论始终用心思考、力求把握的准则。在儿童文学组织工作上，改革开放后，文井同志一直担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作为他的副手，具体操办日常工作。在他年届耄耋、精力日衰之后，他满怀信任地鼓励我：大胆放手地干，用不着事事征求我的意见。这时，我才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在发展、繁荣儿童文学的跑道上继续向前奔跑。

在做人处世上，文井对我的点拨、启迪也是难以忘怀的。当我碰了壁、遇到麻烦的时候，他情真意切地开导我：“摔倒了，要坚强地爬起来，继续勇敢地往前走”，“要听得进逆耳之言，上级对自己老是笑着，不一定好；对自己直言厉色，不一定坏。”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不要有任何个人得失的考虑，尽可能保持心态平衡，集中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句句都说到我的心坎上，让我感到十分温暖。

岁月匆匆，文井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10年。他那慈祥和蔼的面庞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那直率幽默的谈吐也不时萦绕在耳边。文井在《我仍在路上》中说：“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这何尝不是每个正直的中国人的心声呢。文井同志发自肺腑的呼唤和期盼，依然在激励、鞭策“仍在路上”的我们继续前行，有所追求，有所作为。

笼子里的蝈蝈又叫了起来，声音激越高亢，我甚至听出了悲壮的韵律。

秋天已到许久，中秋过后是国庆，秋风对于昆虫而言，等于是死神的吹拂，它们脆弱的小生命，耐不得几度秋风的光顾。

可是在盛夏时节于北京花鸟市场上买的这只蝈蝈仍在欢叫，它的叫声里有对夏天的怀念，声音虽无颜色，我却听出了绿意盎然的弹奏，甚至还有挑战生命极限的快意。

这是一只残蝈蝈。它的两条粗壮的大腿早已因为主人忘记喂食而自己啃食，它的左侧侧须也失去了一半，在蝈笼里残蝈蝈采取一种侧躺的身姿，抖腿叫个不停，这应该是一只典型的昆虫英雄。

蝈蝈这种北方的昆虫，我从小就在草原上捕捉，后来居京小住，每年都要买两只消暑。记得蝈蝈的价格，从二十多年前的五角一只升值到数十元，身价陡增，可蝈声依旧。若干年前我从街头骑自行车的乡间汉子手中买蝈蝈，买回后在电梯里遇到一时髦女士询价，告知“五毛钱”后，该女士一脸不屑，从鼻孔里哼一声：“嘁，五毛钱买这玩意儿？还不如买二两肉！”（当时肉价的确便宜）我应声答道：“二两肉不能唱歌啊！”女士无语，我却为自己当时的机智应对得意至今，算得上早期的“脑筋急转弯”吧。

夏末初秋，采摘的好日子又到了。随一群朋友去郊区采摘，这一次是摘梨。连主人带我们这些客人大概八九位，一行人走在树丛中间的土埂上，言谈欢笑，说是采摘，更像是聚会。

人群三三两两缓缓前行，我注意到脚下一直有一只小白狗时隐时现。

这只小狗样子有些怪怪的，说不出是什么种类，卷毛，尖脸，一只耳朵耷拉着一只耳朵立着，毛色是白的，但是有地方发红有地方泛黄，看起来是一只老狗了，胖肚子几乎贴在地球上，四肢细小的腿脚尽量快捷地交替前行，跑动着，但速度就谈不上。先是看到它在挺远的前方移动，这时听得旁边有人喊了声：老虎！过来！那狗猛回头，愣了一

下，折返身朝我们这边跑来，小小白色的影子起伏着奔来，依然很是矫健。它当然是听到了主人的呼唤才会一下子变得犹如返老还童。它的主人在我旁边，弯下腰探着身迎接着

的深度近视眼是他身上十分醒目的特征。我问他你这眼睛有多少度？他马上回答，一千零五十。我见他拿着手机在发微信，两眼离手机最多一寸左右的距离，神情极度认真。我忽觉有趣，便学着他的距离也把手机放在距眼睛一寸左右的地方看起来。

他瞥了我一眼，问：“你干嘛呢？”我说我学你近距离看看微信，他问我看什么了？我答说，除了眼前一片模糊，任啥也没看见。

不过这只狗狗是怎么回事呢？我喜欢动物，很怜惜这只已经上了年纪的小狗。于是纪连海像讲他的历史课一般细述起来。那是十一年前的事了，一个初冬的晚上，他和大太太像往常一样散步

到一座立交桥下，忽然看到一只浑身冻得簌簌发抖毛发上结着冰碴的小白狗，他一看就确定这是一只走失的狗，因为狗脖子上系着一条长长的红布带。同时他还基本确定狗的主人应该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因为那个狗带极不规范，就是那种农村老太太随手撕开的一块布条。他又进一步揣测，这应该是一位从农村来，为城里的儿女看家遛

习惯迥然不同，店里的支付方式也十分完整，不带钱包和信用卡，只要有手机，扫扫就行，还有优惠。

但，整个商场没找到一家好吃的店，外边看起来管理也十分松散，二维码，真的不是救世主！

前天去外滩看达利展，回头特地去圆明园路踩了踩弹格路，然后在宁波路那边的一家老店吃了地道的上海菜，一道煎带鱼热辣烫口，堪比某米其林餐厅，价格只有人家的一半。上了年纪的两位老板娘在现场指挥，热气腾腾，一顿饭吃下来，363元，买单的时候，直接免掉3块钱，弄堂口的人情味，让人感觉妥帖。

吃，还是体己一点，个人一点，比较好，这个行业，数字化的慢一点，幸福会多一点，愿望得不到满足，就成了欲望，有欲望，社会才会进步。如果互联网加速愿望得达成，不就让人无望了吗？

免费在线课堂究竟是怎么回事？请看明日日本栏。

残蝈蝈

高洪波

为蝈蝈这种小昆虫写过不少散文，其中一篇《翠绿色的歌》还被收入到北京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收入课本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十年前就读中央党校一年期限的中青班，将散文集赠给哲学老师，他的儿子正是五年级小学生，当哲学老师把儿子对《翠绿色的歌》作者的发现告诉我之后，才知道这件有趣的事，也知道教材编选具有某种特殊性，至少可以不通知作者，可以修改甚至可以署名。“教材”编选的“二不”原则由于一只蝈蝈而让我受益匪浅，这真是始料所不及的。

蝈蝈属于北方，因为在南方极为罕见，我常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南国的孩子，我把蝈蝈送给过江西和深圳的小朋友，它们大受欢迎。有一次坐飞机时手提包里的蝈蝈于高空尖叫，奇怪的声响透进行李箱让空姐们困惑万分，走了几遍而不明就里，这只蝈蝈的五千里迁徙与万米高空的演唱，无疑具有童话价值，可惜我一直没有写出来。

话题还是回到残蝈蝈身上。一个月前的

早上，我看到笼子里的蝈蝈一动不动地侧躺着，以为它走完了一生，遂信手将它扔进垃圾箱里，准备晚上和垃圾一同扔掉。

孰料晚饭后从垃圾箱里传来响亮的叫声，这叫声充满嘲弄和挑衅，也让我后悔不迭，赶紧把残蝈蝈从废品堆里扒拉出来，心中充满愧疚地将残蝈蝈请入笼中，从此再不敢小觑这伤残的小虫，而且专门将胡萝卜煮熟后供它食用。

喂食残蝈蝈的过程几近一种仪式：熟胡萝卜切片后从竹笼的缝隙插进，残蝈蝈此时已经无法正常站立抱食，唯有将笼子中的胡萝卜反复寻找合适的角度，让残蝈蝈的嘴巴能够凑得上够得着，一旦相逢，大快朵颐。

我托着小小的蝈笼，看残蝈蝈开心地啃食着美味的胡萝卜，然后侧身躺在笼底，振翅为秋天与生命高歌，这一刻我感到了一只昆虫的顽强，还有高贵。

当然，残蝈蝈或许对着一切已经漠然淡然，它只为存在而存在，为存活而存活，可它无意中昭示的生命意义，是够我用这篇短文致敬了。

谢谢你，小小秋虫残蝈蝈，死而复生的昆虫小勇士。



独立书店

美国密西西比州有个小镇也叫牛津，小镇广场里的三层楼老房子楼下，开了家书店。老实实在起了个名字叫广场书店。相比于其他书店，这里关于美国南部的资料很丰富，还有南部作家不同于北方视角的文学作品。

这家以南方文学与文学评论书为精神特色的独立书店存在的理由，不是它布置得如何复古和符合读书人的个性，不是它兼卖咖啡和麦芬，让人既能翻书又能得到感官的舒适，而是在于它有文学立场，有自己收集和整理浩如烟海的图书精神脉络的能力，它有文学逻辑。这才是独立书店的生存之道。

我所喜爱的独立书店，还有台北的旧香居，以大陆旧书为重要的精神寄托。我在那里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几乎所有标志性的出版物，而在大陆倒极难看到这些出版物在书架上集合在一起的样子。这样的情形非常令人感动。袁可嘉编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四川的走向未来丛书，都是精神遗产。我见到过一些有情调的独立书店，终于因为选书这件事没做好，书本身的杂乱无章，毁坏了苦心布置出来的优雅。

书店总是书本身散发出来的气氛为主，这其实与一个女人穿漂亮衣服，却没有内在内容是一样的道理。我还见到过直接用假书布置较高的书架的书店或者阅览室。还有比这更败坏口味的吗？

独立书店的问题不在于图书行业的衰落，而在于精神力量不足。这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问题。

小狗的老母亲不小心弄丢的。或许这狗的主人正在着急呢。

纪连海夫妇就那样在立交桥下的冷风中，牵着小狗等了两个多小时。希望狗的主人能够来寻找宠物，但是他们谁也没等来。如此这般，小白狗从那一晚起成了他们夫妇的宝贝。一晃十年过去，小白狗变成了老白狗，纪连海也变得大名鼎鼎。讲起这些的时候他有点神秘地对我说，这狗是个吉祥物，因为他刚领养了狗狗没几天，就接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去“百家讲坛”栏目讲清史了。

如今取名老虎的狗狗年事已高，且非常依恋他的“爸爸”——纪连海，因此，纪连海去哪里都会尽量带着它，有时难免的出差也会让他觉得为难，因为老虎会表现得焦躁抑郁，饭也吃不好。它已然成了纪连海的心理负担。

老虎过来了，我欲上



夜光杯